

门外文谈

鲁迅



谈 文 外 门

鲁 迅

一九七二年十月

陕西人民出版社翻印

(内部发行)

1973年3月

定价：0.13元

说 明

《门外文谈》是一部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起源史与发展史。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分歧。鲁迅在《门外文谈》里，从大众语文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收集了大量材料，批判了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群众的唯心史观，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是人类文化和一切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门外文谈》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署名华圉。后由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

目 次

一 开 头·····	1
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 ·····	6
三 字是怎么来的? ·····	10
四 写字就是画画·····	16
五 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	20
六 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	25
七 不识字的作家·····	31
八 怎么交代? ·····	36
九 专化呢, 普遍化呢? ·····	42
十 不必恐慌·····	48
十一 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象的愚蠢·····	53
十二 煞 尾·····	61

门 外 文 谈¹

一 开 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²。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³，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⁴。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

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⁵。我谈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⁶，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⁷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庠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庠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⁸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⁹，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¹⁰，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夜，写完并记¹¹。

注 释:

①《门外文谈》发表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转载了第六节至第十二节。《大众语文论战》专集又作为单篇文章，收入本文第九节和第十一节。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海天马书店以《门外文谈》书名连同作者其他有关语文改革的文章，出版了单行本。

②这段话是这篇著作题名的由来，说明这是在门外纳凉闲谈时候的产物。“门外”也作“外行”解，如“门外汉”。因此《门外文谈》又可解释为外行谈文。这个题名带有自谦的双关含义。

③这里所举的“闲天”，都是当时报刊上登载着的新闻。一九三四年我国南旱北涝，江浙一带赤地千里，国民党反动政权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欺骗人民。吊膀子，上海人口头语，指男女间的调情。三寸怪人干，资产阶级报纸由旱灾而捏造出来的转移视听的新闻。洋米，当时美国政府将白银收归国有，国际银价上升，国内粮食腾贵，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纷纷抛出白银，换取洋米，借此牟取暴利，仅上海一处，短期内购进洋米达一百十万担以上。裸腿，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江西省政府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内有“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重庆、北平等地也严禁“女子裸膝露肘”。鲁迅在这里只是借这些新闻引入本题，但都有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④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这是因为当时报刊上正在展开“文言，白话，大众语”论战。先是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了《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时代公论》第一一〇号），提出小学学习文言，初中读《孟子》，高中读《论语》、《大学》、《中庸》。他的同事吴研因在南京、上海各报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对读经复古主张表示反对，展开了文言同白话的争论。接着，论争的中心转移到上海。六月十八日，陈子展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文言，白话，大众语》，正式提出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口号，陈望道、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等继起补充和说明。鲁迅在这个时期也写了不少有关文章。到本篇发表时，上海方面刊出的论争文字，已有一百三十余篇。这些文章暴露了对文化史的种种错误观点和混乱思想，鲁迅为了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写了这篇重要的著作。

⑤蝙蝠，比喻同对立的双方都有关连的人。《伊索寓言》的《蝙蝠与黄鼠狼》里说：蝙蝠被黄鼠狼捉住，请求饶命，黄鼠狼说它生来就与飞禽为敌，饶不得；蝙蝠自称不是鸟，而是属于兽类的老鼠，因此被放免了。后来又为别的黄鼠狼捉住，请求饶命，黄鼠狼说它最恨的是老鼠；蝙蝠自称不是鼠，而是长着翅膀的鸟，因此又被放免。这个寓言还曾演化成这样：禽类开会了，蝙蝠去参加，禽鸟说它是兽类，拒绝它；兽类开会了，蝙蝠又去参加，走兽说它是禽类，也拒绝它。这些都是古代寓言文学的艺术想象。在动物学的科学分类上，蝙蝠属于哺乳纲·

翼手目。鲁迅在《谈蝙蝠》（收《准风月谈》）里曾附带说明这一点。

⑥唐宋八大家，指唐宋两代八个散文作家。明代茅坤根据朱右、唐顺之的意见，选辑《唐宋八大家文抄》，收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八大家的名称便由此而来。

⑦海话，上海人的口头语。海比喻大，说海话就是说大话，夸张其辞。

⑧颶（jù）风，就是台风。上海地处海滨，夏秋之间常有从海上刮来的七级至十二级大风。

⑨耳边风，意思是说的话无足轻重，听了就象从耳边刮过的风一样。唐代杜荀鹤诗：“百岁有涯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这是从唐代沿用下来的俗语。

⑩踌躇（chóuchú筹除），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⑪这末一行文字和本篇第十节开头约二百多字，在《申报》副刊《自由谈》连载时，均被删去。作者编入《且介亭杂文》时，书后《附记》里有一段说明“《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

二 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¹，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²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³。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⁴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⁵他不谈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人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糊糊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就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

求爱也唱歌⁶，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⁷，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⁸，他在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⁹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¹⁰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

注 释：

①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流布着各种传说，许多事物，都被认为是古代某一个圣贤所创造。例如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神农氏教人耕作，并

发现药材等等。其实连这些姓氏也是虚构的。所谓燧人，意思是发明火的人；所谓有巢，意思是发明巢的人，都不是实有的姓氏。

②仓颉，也作苍颉，相传是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根据这个记载，仓颉只是古代许多搜集和整理文字的人里的一个。鲁迅曾在《汉文学史纲要》里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文字的造成，必须经历许多年代，经过许多人手，只有大家都懂得了，才能普遍流行开来，成为共同应用的工具。

③据《太平御览》引《春秋演孔图》载：“苍颉四目，是为并明。”并明就是兼明，一个抵两个，倍于常人的意思，借此形容仓颉的不平凡。鲁迅下文说“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就是对这种神乎其说的某个事物由某个圣贤创造的嘲弄。头陀，佛教名词，对苦行僧的称呼，后来也用来称行脚乞食的和尚。

④《易经》，即《周易》。“十三经”之一。内容分“经”“传”两个部分。“经”是本文，“传”是古代学者对本文所作的各种解释，共十篇，单称《易传》或《十翼》，合起来就是《易经》。相传是古代一部占卜用的书，可能萌创于殷周之间，又经过长期的增补与充实。这部书保存了一些古代史料和当时人的某些自发的辩证法观点。

⑤语见《易经·系辞》。结绳，上古没有文字，用绳子打结以记事。书契，古代文字的统称，书是写，契是刻，

那时写字也用刀刻。

⑥这段话是以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学说为根据的。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肖（Karl Bucher）在他的《工作与节奏》里，最初提出这样的见解：歌和诗原始于劳动。他认为人在劳动中身体的动作如果合于节奏，可以减轻疲劳的感觉。这个观点经过许多人的修正和补充，进一步证实了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在原始社会里，舞蹈和歌唱产生自劳动的节奏与韵律，人们在劳动的时候，常常唱着简单的歌。唱得好的人，也就是带头劳动的人，这种人受到尊重，因此唱歌又成为求爱的手段。世界上有许多民族，例如西班牙人，曾经长期流传着以唱歌为求爱的方式的风俗。

⑦巫，古代祈祷求神的人。后文说的“降神”，就是舞蹈请神下降。遇到祭祀、狩猎、打仗的时候，他还要对发生的事情做一点记录，所以古书里常有巫、史不分的记载。

⑧语见《礼记·礼器》。据东汉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fán凡，焚烧）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燔柴是古代的一种祭祀仪式，把牛羊玉帛放在柴堆里焚烧。这里是说用这种仪式，将诸侯的功业上告于天。

⑨语见《汉书·古今人表》。黄帝，上古帝号。《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一说他生于轩辕之丘，所以称轩辕氏；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他因打败蚩尤，被推为帝。史，就是史官。

⑩这是泛指。当时有些所谓新诗人常写这类无聊的“情诗”，鲁迅顺手给以讽刺。

三 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¹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卦”²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³，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象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峿嵝碑”是道士们假造的⁴；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⁵。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

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里的野牛⁶，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⁷，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⁸，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⁹，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¹⁰记事。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¹¹，也都白费力气。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